

12辑

大公风云录 刘自立 艾里森·M·哈里斯

在齐鲁大学的日子 冯群力

宗族的困惑 丁东

寻找王中西 丁东

麦克奇尼与中国近代护理

1967年：王晓民的故事

八国联军中的中国士兵

刘燕萍

徐宗懋

嘉蔚

老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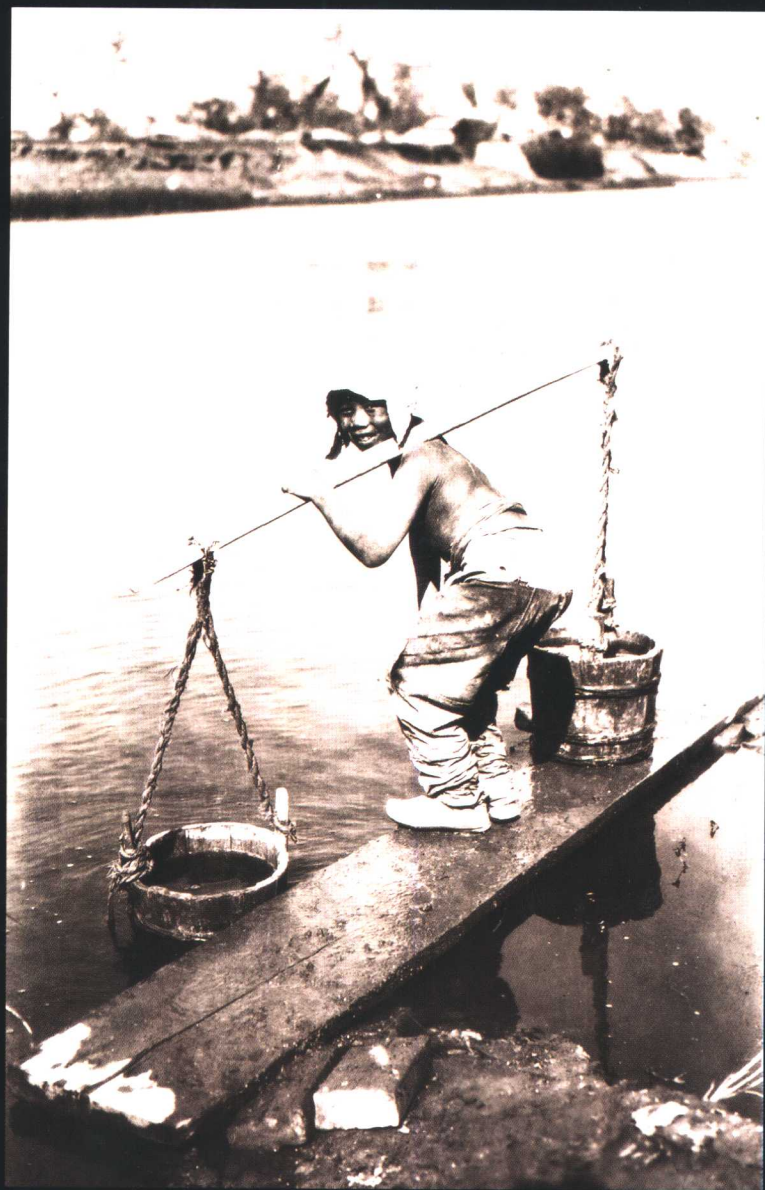
93

卖绣枕的姑娘 (20年代摄于承德)

山东画报出版社



费孝通与王同惠结婚照（摄于1935年）



汲水的男孩（20世纪20年代摄于北京） 张洪杰供稿

目 录

刘自立	大公风云录	1
冯群力	宗族的困惑	12
谭 君	读这一家子	22
桑 地	《与妻书》：前缘后事	26
丁 东	寻找王申酉	30
艾里森·M·哈里斯	在齐鲁大学的日子	33
傅公铨	窖冰	50
杨大平	97年前的一次治黄	54
山 曼	风船	58
姜 晋	古风依依见姑苏	61
戴克中	进士的照片与家书	67
刘振峰	伪满女子高级中学	70
黄咏梅	封存多年的记忆	74
权相俊	从“马房”到楼房	77
史耀增	同样闪光的青春	81
张 波	辛酸里的温情	84
蒋宝芹	“飒爽英姿”的年代	87
乐 水	下放琐记	90
高 兢	不堪回首的岁月	94
祁新君	上学·辍学	97
丁 钢	英雄神话	101
晓 华	世 纪 紫禁城的黄昏	105
李 海	1947年：南京的反美游行	111
张冠生	青春作伴	114

老照片

尹跃奇	张大千与溥心畲	121
罗宏才	靖国鸳鸯轶事	123
曹保明	一个日本孤儿与她的中国养母	129
刘燕萍	麦克奇尼与中国近代护理	133
徐宗懋	1967年：王晓民的故事	140
石匠	竹枝词中的海上照相业	147
嘉蔚	八国联军中的中国士兵	153
秦风	身不由己的青春激情	155
沛力	残缺不全的照片	156
冯克力	《大公报》及其它	158

《老照片》丛书

总编辑

汪稼明

副总编辑

刘传喜

执行主编

冯克力

特约编辑

张杰

姜波

美术编辑

蔡立国

技术编辑

张涛

法律顾问

张红霞

封二 费孝通与王同惠结婚照 插页 旧影集萃

封三 汲水的男孩（张洪杰）

日伪时期的“良民证”（刘秀臣 93）郊游的护校女生（高建中 96）接受入伍体检的“猫王”（徐文 100）四姊妹夸夫（曹虎沛 110）1968年：难忘的童年（张磊 146）

征 稿

《老照片》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每年出版四辑。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对稿件的要求：所提供的照片须是20年以前拍摄的（翻拍件也可），且有一定的清晰度，一幅或若干幅照片介绍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某种风物或某种时尚。文章围绕照片撰写，体裁不拘，字迹工整，传记、散文、随笔、考据、说明均可。

编辑部对投寄来的照片稿件，无论刊用与否，都精心保管并严格实行退稿。稿件一经刊用，即致稿酬。

来稿请寄：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部 邮 编：250001

电 话：(0531) 2060055 转 5407 2052472（发行部）

邮购办法：请汇书款（每本书加付1元邮资）至上述地址，并注明所购书目。

·旧事重温·

大公风云录

刘自立

《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1926年，三巨头接管《大公报》，他们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1929年进入《大公报》，是缘于张、王有一场笔战。不打不成交，张季鸾看重王芸生的一枝笔，遂让其主持笔政，以后当了总编辑。抗战时期，《大公报》登高一呼，掷地有声，影响一再扩大，1941年获美国米苏里新闻奖，蜚声中外。内战未起之时，王芸生以欢迎毛泽东抵渝为契机，鼓呼和平，企望“不要另起炉灶”，受到毛的谏否，1949年易帜以后，是否另起炉灶“案”，成为王的一大“罪状”。



抗战期间大公报桂林馆人员合影。二排左四为胡政之，其右为张季鸾，左为徐铸成。



40年代末期，王芸生在大公报上海馆。

《大公报》也渐入逆境，以至最后于1966年被红卫兵彻底封杀。笔者曾在《老照片》（第10辑）上撰文小记《大公报》，提及1978年老大公报人集聚在北京一家旅店，拟通过办《财贸战线》（以后的《中国财贸报》——《经济日报》），寻找恢复《大公报》之契机，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大公报》终于未能恢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老大公人及其后人，近几年不断研究、回忆《大公报》的人与事，企图恢复中国新闻纸的所谓“民间”传统，恢复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万花齐艳的局面。迄今为止，为《大公报》事写文章的人上至大公元老、“名记”一级，下至吾侪中人。《大公报》的本来面目慢慢从雾中澄现，许多不实之词已被推倒，或有望被推倒。《大公报》的历史价值在不同层面上得到肯定，有所谓梅开二度之气象，可贺可励也。

《大公报》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历百年之时空，



抗战时期，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右一）、陆诒（右四）与关麟征军长（右二）的战地合影，地点是台儿庄。

已变做了一部历史的鉴证。按照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的观点，中国人一向有把历史与报纸——现实——一并研究之倾向。据余先生考证，“旧闻”一词出自司马迁。“新闻”一词，则一方面相应于“旧闻”，一方面显然是受到西方报学的影响。司马迁的那句话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是也。其实，网罗天下放失“新闻”，亦未尝不可。余先生尚引用季鸾先生的文字，“故言论报国之风，自甲午（1894）后而大兴，至庚子（1900）而极兴。”文人论政，文章报国，自20世纪初，见盛于中国文坛、报坛。中国人之“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说法，一时大兴而极兴，史、报合一，遂成传习。既为“中国史学特显精彩之所在”；亦成“中国报学特显精彩之所在”；余又引陈大师寅恪的话，“史论之作者……其发为言



大公报上海馆编辑部内，右一为孔昭恺，右二为赵思源，右三为贺善徽，右四为朱启平。摄于40年代末期。

论之时，……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更是也。如国人既无知于历史，又无知于现实——信息被封杀，“只能说出一部分事实”，就又应了司马迁的另一句话，“戴盆何以望天”！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诸多事件、人物，如何看待《大公报》记者笔下这些事件的报道、分析，对于于今有感于《大公报》文字的人，是十分有趣味、有意义的事。只有公正对待大公的文字，其社评、论文、报道，才能公正对待它所报道的中国近代史的事件种种。这件事看似如烟往矣，其中实颇见风谲云诡之玄机。比如前述所提王芸生和毛泽东，在抗战刚刚结束之后，关于共产党是否应当“另起炉灶”一事的争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王从当时国人受战争涂炭，身心交瘁，幻想和平，共同建国的愿望出发，希望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在陪都平心静气，商促和平，本



40年代末，大公报采访科人员合影。站立者自右至左，张乃刚、吴元坎、陈庆福、唐振常、朱佑慈、季崇威、曹钧珍；前排坐者，自右起为李宗瀛、周雨。

来是情理中事。毛对王一直礼待有加，相谈甚洽，没有任何一言制罪的态度。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大公报》站在一个民间的立场上，希望党争弥和，国家和平，是无可指摘的。

再从《大公报》的另一件事情说起。40年代，西方主要国家与苏联炮制雅尔塔协议，致使中国割让外蒙古。《大公报》知情后旋即发表社评，指斥苏联翻了列宁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的案，鲸吞中国领土；并赞扬当时的学生游行，意在说明其“大方向”是正确的。苏联、尤其是斯大林政权一直有染指我国领土主权之野心，以后被毛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60年代，中苏交恶，爆发针锋相对的论战；珍宝岛，又与勃列日涅夫政权兵戎相见，这都证明《大公报》社评的预见。至于当时有人攻击《大公报》



1941年,《大公报》获美国米苏里大学新闻奖。于右任等到会致贺。



40年代末的一个中秋节,王芸生暨夫人参加大公报同仁节宴。其中少年为其子王芝琛。

“反苏”，实在是一时一事之见，并无长远观点，倒是《大公报》社评，不但警省于当时，还能预告于未来，确是从现象见本质之手笔。这种手笔，之所以持之有据，言之有理，多亏得像王芸生这样的报人，是具有战略眼光的。范仲淹说，作为中国之“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要有勇气的，此其一；其二，则是要有眼光，要有全局在胸。芸老一直研究日本问题，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由中国而他国，而亚洲，而世界，而又回到中国——这是大公报人评介国际战略格局的眼光。没有这样的眼光，当然不能笔指天下，说三言四。当然，关于“反苏”这顶帽子，是扣在了当时主张反对雅尔塔协定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头上。可是，“反苏”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笔者的父亲刘克林等《大公报》当年的年轻编辑们，是反对这场游行的；而后20来年，父亲又参加了反对苏修的论战……历史，是会开人们的玩笑的。

《大公报》的宗旨“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赫然写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的《本社启事》当中。但迄今为止，人们对《大公报》拥蒋抗战一直存疑，更有甚者，对张季鸾的“国家中心主义”耿耿于怀，以为是反对共产党的一种“反动”主张。可是，“西安事变”以来，不但中共同意拥蒋，蒋亦在中共的承认下，纳共于他的“一党专制”。季鸾先生是参加了那次决定全面抗战的庐山会议的。最近，有报纸（《团结报》）载，当张闻老蒋主张全面抗战以后，喜不自禁，雀跃而告知胡适之先生……从这一点出发，在季鸾先生死后，全国各界包括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都予高度之褒扬，肯定张的一支笔为社会、民族竖立的丰碑。笔者《小骂大帮忙辨》（载《文汇报》）一文，就全文援用了毛、周的悼文。此次，我从王芝琛先生处看到张与吴鼎昌、胡政之等人的合影，张儒雅从容，略有悲郁的面容，使人陡生景仰之情。张在30年代末期，在中共刚刚立稳脚

跟之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站在毛泽东的方面。反蒋抗日，这是只有“文革”中人才可以幻梦之把戏。这件事与后来胡政之先生参加联大，作为与董必武并列之中国的代表，也说明《大公报》是以国家为重，民族为重。这些事例不断为那些咒骂《大公报》的人所认同，是因为他们超越历史的、那种为他们自己批判的“历史唯心”主义所误之缘故。更有甚者，若“不党”与“不国”可以相联，那么，抗战时期的“国”，岂非成了子虚乌有！这也是后来王芸生先生以“国家”大计为重，而要求和平的原因。至于到了中共将蒋介石之国推倒，抑或“百万雄师过大江”之时的即将推倒，“国”的概念当然也就起了变化。芸老遗告中言，我又不是在“过大江”时劝毛“不要另起炉灶”的。这确乎是一个极大的幽默！

还要提及一点的是，芸老之爱国，前有对雅尔塔协议之异议；后有对钓鱼台之辩言。他的“国家观念”，当然也是从民族大计出发的。1996年，笔者从芝琛处拿到芸老写于1972年的一篇“保钓”文章，并在我们主持之刊物上全文发表。只惜芸老已无从获知他的遗作是在过了20多年以后才得以发表。这与他40年代末期，坚辞去台湾、留香港，而要回大陆的心态是一致的。因为，大公报人的“不党”与爱国，一直是硬币之两面，既统一，又协调。

这次辑录《大公报》老照片，使我们有重见父辈之机。《大公报》人才辈出，济济一堂。无论是在上海、在桂林、在重庆、在香港；也无论是元老级大公人的老练、敦厚，年轻一代的潇洒敏慧，的确见出大公人的英姿爽爽，朝气蓬勃。我们可以数点不知多少大公英才们的故事、诗文，甚至戏剧、小说，乃至篮球队、滑翔机……我们看到《大公报》与大公三剑侠的名字联在一起；和胡适之、朱光潜、陈岱孙、吴恩裕……等人的名字联在一起；和冯玉祥、于右任、黄炎培……等人的名字联在一起……大

周恩來王若飛亦偕來



毛澤東先生到重慶

子周

「這真是天賜良機！」

「我與他同遊，度日如年，」

由劉湘亦有協助王先謙，而王先謙決意先
生還京費，此後雖十八萬餘軍以成，改日王亦由山

亡，傷者數，四國軍人約六大使臣八一及軍民

學士侯公觀小童，野中比對射出一雙二八玉兔，正是

其後，即由該局派員前往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彙編成冊，以供各界參考。

我們了。毛主席了外政，又推助美國的風氣以傾覆它。他打倒了一些空想風氣，讓給美國的太陽的一功。

國產物產減少。此完全是一口來自經濟的惡果。

「本報記者採訪時，曾與某位人士談話，他認為，目前台灣社會，正處於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一個能夠代表民意，監督政府，維護法治的機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設立一個獨立監督委員會的原因。」

我以這件飛機的中英文圖面為藍本而製，因自

「你怎麼可以隨便相信別人的話呢，這次你聽了那小巫婆的話，早上就吃了一

他還用中文與胡適談話：「這一切辦法在教主教條裏了，還多招得先生的意見去實施。」

對於留校日勤，他說不無困難。他雖在留校教書，我們在這方面也做到一步一位，說實有進步的現象。

以爲這要帶回去。

[illegible]

• 483-4383

我們所能做到的

評論
「這正大啓事！」
「藉此發展，國」

，真是光榮極了！
王平康先生

先生來了！

鐘，毛澤東先生到了臥室。毛澤東

下午二點多鐘，毛澤東先生到了京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9. 0
10. 0

1945年8月29日的大公报版面，报道毛泽东等抵渝。王芸生发表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

公报人的太太们，也是亮丽动人，楚楚得体，其风度，似也不亚于当时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为“大公报团”演戏的白杨、舒绣文……国难家难当头，奋而“论政”的当时的一代年轻“文人”——记者、编辑——的确表现出中国人有才能、有魄力、有胆识办起一张大报，办成一张大报，且跻身世界大报之林的气概。大公人自北而南，自东而西，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创办天津、上海、武汉、桂林、重庆、香港几个大公报馆。他们的举止表率于国人，他们的言论，导读于大众，以至以后周恩来亦称赞《大公报》培养了不少人材……如果人们大多忘记了他们的名字，那么，人们也就大多忘记了他们的报道，忘记了中国人活生生经历的历史上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当朱启平在美国兵舰上目击日本受降，写完《落日》的时候；当范长江、陆诒采访了主战台儿庄的关麟征军长的时候；当张高峰痛斥蒋政权“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状的时候……人们会想到李大钊的那两



1948年，胡致之（前排右一）偕同费彝民（前排中）、李侠文（二排左一）、马廷桢（前排左一）等合影于香港浅水湾。

句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直到不久前，在京的老大公人的一次聚餐上，大公记者谭秉文先生还忆起他报道蒋介石的特务，如何杀害黄炎培儿子的事件经过。

虽然，眼前的大公前辈确已垂垂老矣，但他们中许多人尚精神不错，侃侃而谈。今年高秩九十的寿昌一，仍可健坐始终，他是胡政之从西北大学找来的主持经济论坛的编辑。

那天我身边在座的张契尼先生，也是《大公报》的奇才。他掌握六七种外语。1979年，他的一篇指出马列原著中错译的文章轰动译坛，一时间传为佳话。张的文章，是经过朱光潜先生校阅的，信达雅之标准应该一应俱全。

还有周雨先生，以年近八秩之高龄，连出《王芸生传》、《大公报史》等著，揭开了“新时期”人们研究《大公报》的篇章。自此（当然，此前唐振常先生已有文章写及王芸生、张琴南、陈凡、刘克林等……），王芝琛兄等人包括鄙人，都开始发表研忆《大公报》的文章。2002年是《大公报》诞辰百年，届时，希冀更多有志于报史研究的学人、报人，能够为进一步研究《大公报》，做出成绩。

星星未熄焚余火
寸寸虽燃溺后灰

愿《大公报》的精神永驻。

（照片由王芝琛提供）

宗族的困惑

冯群力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每当看到反映过去农村家族生活的照片，总会生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压抑感，并联想起胶东老家那些星罗棋布的姓氏村庄，“王家庄”、“刘家沟”、“大宋家”、“张家庵”……大多数中国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姓名按照辈份有序排列组成的宗族聚居生活方式，无疑是我们最基本的一种古老而又现实的国情。

这一组反映过去农村的照片，从不同的侧面显现了宗族村庄的生活。



图① 清末的一个中国大家庭（选自《旧梦重惊——清代明信片选集》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